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三十二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羅翩遠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三十三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萬章上

舜往于田章總旨　翼註曰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主次節辨其怨已而非怨親三節四節極言其怨慕末節斷其為大孝也

舜往于田節　張彦陵曰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歎慕者

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章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為怨親　翼註曰說者多云慕而不得則怨殊倒置看來不得乎親則怨不得而求得則慕故先言怨　看來慕而不得則怨怨而求得則仍慕二意本當兼用輒𫎇引存疑俱云二字相因可見

父母愛之節　四書脉曰父母愛之四句重不怨句

翼註曰長息則吾不知也亦是疑其怨親　吳因之

曰是非爾所知專重聖心深遠人莫能測識不重長息非知聖人意　翼註曰孝子實指舜說　我竭力耕田二句言子職無窮竭力耕田只其一端但可塞責未足慰心須說得淺方見孝子之心附翼註曰我竭力耕田不過供為子職之一而已此外未盡道者更多父母之不我愛必有罪以致之但不識我罪伊何耳　按依此說則當在若是恝截存疑說約皆主此與蒙引不同淺說因之睚

菴皆從蒙引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節　張彥陵曰此節說者皆以為承上文言舜怨慕之實非也上文只就往田此又說到九男二女等處見得舜之怨慕豈惟號泣于往田之時哉一生遭遇即無求不得宜若可以自適矣而亦未嘗不怨慕也　劉上玉曰事舜畎畝之中非事于歷山耕田處也舜自徵庸已在位為其自畎畝來故云如舜發於畎

畝之中意　翼註曰胥天下是使之為相遷之是又使之為君順於父母即前言諭親於道也　為不順於父母正是其怨慕處則亦在心上矣乃大全蒙引為其以事迹言者蓋下文又推其所以怨慕之心則此又屬事迹矣與他處事迹不同　張彥陵曰如窮人無所歸六字最形容得大舜迫切之至情畎畝之中四字亦不閒耕稼之夫被非常之寵正見得人情所最易動處　陳國暾曰四岳薦舜瞍已

烝乂然此自四岳之心視之耳舜之心初不爾也舜視頑嚚若有一分之未格便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故有如窮人無所歸也　蒙引因尚書烝烝乂之言而疑舜未必有如窮人無所歸之事觀陳國暾一條可以無疑矣況無回亦如此說　若不告而娶及焚廩捐階之事則仍可疑也葢烝乂雖未即是底豫然既云烝乂則亦不當有如此奇事矣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四岳舉舜瞍已底豫窮人無所歸句特孟

子追論舜當日心事如此小註饒氏云以天子二女來處頑嚚傲之間看他如何處置二女按饒氏此說便是九男二女事舜尚是瞍未允若時　又曰孟子答萬章亦猶答桃應之問只推明大舜心事耳非信其果有是事而力辨之也

天下之士悅之節　王麟洲曰說怨猶有怨親可疑憂則別無可諉故拈憂以替怨字　翼註曰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已見得終身慕父母了末節

不過因此贊其為大孝耳

人少則慕父母節　翼註曰人少則慕父母此是良心

五十而慕即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又曰仕

則慕君此不過功名富貴之流若移孝為忠又當别

論　伐檀生曰慕君之熱中為富貴者然為功名者

然若是奉檄以養親揚名以顯親則慕君之心猶然

是慕親也　天性孝友的人亦或念頭夾雜便是熱

中所以大孝最難若將熱中看得十分汙穢反不見

得大孝難處矣　四書脉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句且泛言勿指舜　吳因之曰末節贊其異於衆人如此而其始之非怨親益明矣要之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答怨慕二字之意　又曰草芥天下章及此怨慕章全是發出大舜心事要看得細

娶妻如之何章總旨　翼註曰娶妻章總是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前二節以父母為主後二節以傲象為主前面不得娶者變也而處之以權後面謀

殺兄者變也而處之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為聖人

娶妻如之何節　卬古心語曰不告而娶不孝也告不得娶不慈也使告而不得娶是居已於孝而發父母之不慈舜豈忍哉吾寧受不孝之名不使親露不慈之情此舜之用心也聖人不潔名以形人況吾親乎

黄葵峯曰告則不得娶非但沮而止之也聖賢事親視無形聽無聲瞽瞍即不敢違堯命或心中默有

不悦則舜定不得娶矣既不得娶而徒取親一番怨懟故不如不告之愈也　説得太深若充此説則不告而娶瞍心中獨悦乎舜何不視無形聽無聲也葢此是聖人用權處固如此論不得　附或曰如父母不容我娶我便不娶父母不欲我有後我便無後此是懟處　按此與東陽許氏之説合與嘗引存疑見懟之説不同姑俟再定

舜之不告而娶節　張彦陵曰瞍之不可告就是帝亦

曉得帝不患瞍之逆已之命只是恐舜不敢逆親之意不若大家相安於無言反是兩全的道理委曲以為舜地古聖人成人之孝有如此　程竹山曰瞽瞍之令不行於君而得行於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妻在舜不在瞽瞍也　翼註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葢瞽瞍雖不敢抗堯而能禁之於舜舜既為瞽瞍所禁則亦堅辭諸堯矣　吳因之曰帝亦知告焉句又著在帝堯身上去以深明

瞽瞍之不可告總是明舜之所以不告而娶意　翼註曰舜不告是主堯不告是賓勿平說　程子既云以官治之則即告而使瞽瞍知之亦不懼其不聽矣何弗告也曰不告而妻是以官治之告而强使從亦是以官治之但不告則無形迹而相安於無言告則多一番形迹且其事有不得行者矣故不告耳時說疑程註為非不知告與不告皆為以官治之也但有有形迹無形迹之分耳

父母使舜完廩節　金仁山曰完廩已下而瞍焚之浚井已出而瞍揜之葢舜之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　翼註曰舜在牀琴重象見舜尚生說予治只是照管意淺淺看　張彥陵曰按鬱陶謂思之甚而氣不伸猶陶之煙氣結而不散

四書脉曰鬱陶思君是臨時撰出愛兄之言以掩入宮之罪面色自忸怩終不容僞也　孫淮海曰至愛鍾於心而不可解視象仍若孩提然未嘗責以知

識　袁小修曰象憂亦憂二句不但見愛弟之情亦見聖人化境全不著意譬如手足痛楚心便不寧手足康豫心便自得雖舜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也

翼註曰象憂二句寬説泛就平日休戚相關意言勿以謨葢為憂鬱陶為喜講完二句方找云今者鬱陶之言是象之喜舜而臣庶之治正舜之喜象者耳歸重喜邊與下文僞喜相應　按南軒以謨葢鬱陶講憂喜者亦非謂本文所指專在此也亦姑即此以言

之耳與翼註原不相悖　陳大士曰象憂而舜死矣舜非自憂其死憂象之死其兄也象喜而舜生矣舜非自喜其生喜象之生其兄也　象憂亦憂二句即是下章不藏怒不宿怨及夷齊不念舊惡顏子不遷怒心事使象憂而不憂則是鄭莊之於段也象喜而不喜則是魯桓之於隱也　雙峯謂此章重在象憂亦憂二句固是然亦只就後二節言耳

然則舜偽喜者與節　陳伯玉曰悠然而逝非魚水相

忘乃急避網釣之狀惟恐復失所也若果魚水相忘何不緩游而逮逝耶　吳因之曰君子二句重可欺以其方上難罔句是帶說　馬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天下無真人情而有真道理此要看出聖人一種真切念頭有觸感而應之妙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總旨　此章只照吳註為是但欲常常一段又是說仁處兩意錯綜說

象曰以殺舜為事兩節　蒙引以書七旬有苗格來證舜未嘗殺三苗此不足據有苗格在禹徂征之後殺三苗在舜攝位之時事不相蒙也余初誤收　翼註曰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與有庳之民奚罪焉相對　翼註曰仁人固如是乎三句一氣讀　意雖重在流毒有庳然語氣却是說不公　四書脉曰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說以下方明言舜處弟之厚

敢問或曰放者節　徐岩泉曰舜處象最厚當時一切政事皆吏代治固是使不得肆惡亦是保全他况無事權羈絆又得時常來朝欲其時常來朝者亦有意在不但是欲展親親之情葢朝廷禮法所在忠孝誠敬俱見於此舜不忍置象於不足計較之地欲藉此以寓薰陶之意耳此意惟孟子識得

盛德之士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首節下半段辨無臣君之理重堯老一句下三節辨無臣父之理重以天下

養四句上是據事而斷其誣下是原心而斷其妄葢曰攝則堯還為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既尊之養之則瞽瞍之分尤隆于舜安得謂之臣父

盛德之士節　四書脉曰自盛德之士至岌岌乎雖說是古語但只是據其所聞如此非真古語也　王心齋曰時造此語又引孔子之言為證此皆當時無父無君者假古語以行其私所謂横議也孟子斥之為齊東野人者葢齊國習見簒弑之事以為常故時有

此等議論耳　附淺說曰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此語原是古君子之語其本意葢言大凡盛德之士其為人臣也則其君化之其為人子也則其父化之正所謂祇載見瞽瞍瞽瞍亦允若之意也野人好事者欲誣聖人先將古語別為之說因造舜臣君父之事反其意以成之當戰國時此說流傳人皆以為古語如此咸丘蒙述而問曰聞之古語意云盛德之士德雖過於君也禮亦當尊其君不得以其

君而為臣德雖過於父也禮亦當尊其父不得以其父而為子也奈何舜南面而立云云　又附蒙引曰為此語者亦都是說舜不是但實無此事也一說德盛矣雖君也不得而臣之雖父也不得而子之此說謬也接下文其容有蹙及天下殆哉岌岌乎俱貫不去　按依麟士之說則天下殆哉等語亦非譏舜之詞蓋言非聖人不能履此危事也如此說則亦貫得去　張彥陵曰堯老句已斷盡非臣其君了　堯典

以下只是證此句　翼註曰堯老舜攝如代之主祭代之主事之類　看來堯典之言本不足為堯老舜攝之證葢使舜既為天子堯死而天下為之服三年喪亦不見得是二天子孟子葢只是以理斷之而借古書以為影子耳　若只以堯典之言為不臣堯之證則最確　附大全辨或曰百姓指有位者說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爵土者也　附陳大士曰即書所言天下服堯之喪則堯在一日未嘗一日而離君

即孔子所言民無二王之理則舜既率天下服堯之喪即未嘗一日而不為臣堯在未嘗一日而離君舜於堯之在未嘗一日而不為臣舜何緣南面而立堯何由北面而朝乎　按此以堯典及孔子之言對舉與淺說不同姑俟再定

舜之不臣堯節　翼註曰北山之詩周大夫從役所作如令官奉欽差者　又曰此莫非王事下點居王土而為王臣者當均任之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

方與咸丘蒙所引相應賢字帶看不甚重　看來賢字只就不知推避上說不是以其有才德而任以事也　張彥陵曰重在不可害志上　徐渭川曰意非意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謂將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也或置身於異代以俯仰其景概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述或於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默相迎處　大全辨邑山張氏曰以意逆志意字不

是意見之意其要先在窮理蘇子瞻云幽居默處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説亦有所不取陸象山曰讀書須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讀史須看所以成敗所以是非處優游涵泳自得力愚謂知此則知以意逆志之法　按藨陸之説雖佳然却只解得意字若逆字則必如朱子是不以先入之説為主之謂戊午六月

吳因之曰是詩也半節承普天率土説孝子之至

節承既為天子句說然辨舜不臣瞽瞍著實處全在

孝子節

孝子之至節　翼註曰孝子之至節意若云子以舜為天子可臣其父吾以舜為天子正所為尊養其父耳

張彥陵曰孝子之至一句提起看是通節之綱尊養二字是目　吳因之曰後面孝思句正與首句相應　翼註曰孝子之至四句泛說為天子父四句就瞽瞍說　陳伯玉曰引下武以明舜非臣父耳不必

贅永言話頭不必靠著武王　又曰尊養俱是一段精誠故曰孝思　四書脉曰自古士庶之孝豈必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耶第人子愛親無已之心必如是則其心始極而無可加耳　又曰要看孝思二字以舜之思而寄之以尊養方為至若無舜這一段孝思空空尊養豈得為孝　按此是實意　姜翼隆曰舜孝之可為天下則者以其盡道底豫而天下化定也豈在尊養間但即尊養可見無臣父之理　此之謂

也言下武之詩即舜為天子以成其尊養之孝之謂也豈有臣父之理哉大抵中庸論舜之孝而推至於為天子孟子論舜為天子而歸之於孝見南面之尊不過盡得一箇孝思則臣父之誣不待辨而明矣壬子

二月

祗載見瞽瞍節　是為父不得而子乃借古語而破之猶言除非作如此解葢父之化子其常而令反見化於子若難為之父者然與以堯舜之道要湯例看

此誤看割烹章註也　樂天齋翼註曰此發古語本意以見臣父之謬　四書脉曰祗載以常時言見瞽瞍夔夔齊慄以見時言

堯以天下與舜章總旨　此章天與之是一頭中間以天受民受發明天與之意後面又以攝政之久與朝覲訟獄之歸發明天與之意皆是以天人兩意對舉至末節引太誓作結則見其所重在人心矣末節要總頂百姓安之及朝覲訟獄之歸方是　張彦陵曰

章內言天者三通是一樣有云天不言之天天乃蒼生主宰之天相堯二十八載天也之天乃氣數之天故曰天也之天乃民心之天不知氣數乃天定之期民心乃天啓之神不必分析　此章天字朱氏公遷謂以主宰言最得葛屺瞻謂以上帝言即朱說也其曰百神享之者非以鬼神為天也謂即鬼神可以見天也其曰舜相堯云云者亦非以氣數為天也謂即氣數可以見天也其自民心言者亦然棠引謂非人之所

能為也天也此天字以氣數言其餘天字以理言似不是

堯以天下與舜節　顧涇陽小心齋劄記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沉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姦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

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出非故為矯激薄其子而
厚其他人博箇名兒世間乃有艷慕而依倣之如子
噲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況以為可得而與則亦將
以為可得而取以為可得而取則亦將以為可得而
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奪而與偪也不可言也世
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
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賊子且接迹而起矣尤屬
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來做箇疑端就中一段意

思最為深至孟子答得却又大奇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箇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恰打著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為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為輕藐而擲之即好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

之迹妄肆雌黄然後知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著明有百姓管著非惟天子欲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姦雄亦可消却許多癡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

然則舜有天下也五節　樂天齋翼註曰天非諄諄之命章豈不知此乃究天與為何據也　張彦陵曰以諸侯大夫薦人為言特以形出天子其所不能處即天也天受固天民受亦是天　又曰此二段是章内

最𢡟斤兩處葢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所以神享民安者正天所示與之之實也　四書脉曰所謂薦暴而受語屬渺茫故復究其實人臣唯有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為神人之主而昭告於天顯示於民正是薦暴處二使之重是堯薦之堯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堯之能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節　吳因之曰以天與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以天受民受處發明天與孟子答

萬章意似已完了却又有舜相堯一節者想有感於
益之事也葢禹薦益於天當其為相時想亦神享民
安畢竟不有天下特緣為相不久又所少者朝覲訟
獄之歸舜皆兼際其盛豈不益見為天與乎故又合
始末而備論之以申明天與之一句之意　朝覲訟
獄之歸本於二十八載之久其理固然然此節却分
為二意對說二十八載之久是就氣數上說朝覲訟
獄之歸是就民心上說不必合為一段若下章則就

民心推原到氣數上又稍不同　葢此章是説民心歸故天命順下章是説天命順故民心歸

泰誓曰節　吳因之曰以民歸為天與其説似渺茫而難信故引證泰誓而申決之全要見得民歸為天與乃鑿鑿可據之理　若但言天似涉矯誣實證之民則確有可據此正聖人心事光明正大處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以禹益為主而堯舜傳賢與仲尼伊周不有天下皆客也天

與賢四句乃一章之大指昔者至吾君之子也只叙事而未斷制丹朱之不肖節承上斷其為天意也此則正意已畢而下四節仲尼有德無薦而不有天下伊周雖有德有薦而遇繼世之賢君亦不有天下皆是餘意末節總結上文正與天與賢四句相應 附嘗引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孟子此兩章之辨大意皆同但上章天字除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一天字外皆歸於天視聽自我民視

聽之意此章天字却全是天意之天　按此章天字只就上章自氣數言者說若上章自鬼神民心言者則此章無之矣此其微別處也蒙引謂上章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一天字外皆歸天視自我民視之意以此為二章之別則非矣葢如此則所謂百神享之是天受之者將作何著落矣　徐自溟曰唐虞三代雖有傳賢傳子之異要之皆是傳賢也葢傳子亦視其子之賢耳舜能繼堯之道禹能繼舜之道賢之

賢也如啟能繼禹之道子之賢也故子有賢者啟是也成王是也子有真不肖者桀紂是也子有不賢而賢者太甲是也子有不肖而非不肖者朱均是也太甲始而顛覆已幾桀紂之倫旋而怨艾則亦敬承之啟此不賢而賢也朱均能退處不與舜禹争而上成父之讓下成相之賢則特不肖父之神聖而非桀紂等也此不肖而非不肖也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節　湖南講曰這人言亦是有

道之言　翼註曰否言無是事不然則謂此言非也

四書脉曰天與賢四句重與子一邊　翼註曰則與賢則與子二則字主聖人承天説然亦不著力觀下文啟之定位乃在禹既崩之後可以見矣　高中玄曰堯舜傳賢非視天下重於已子之説天下與子原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

也故可與子則與子以為天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亦以為天下也　舜禹之避朱子謂其未嘗有取天下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我釋此無庸議矣但亦緣當日天下既治朱均至此亦必稍變其舊習非必不可以承天下者况在廷諸臣如臯陶稷契之徒皆有君天下之德故舜禹欲避之耳假使天下尚如洪水之時而朱均有桀紂之惡在廷諸臣又無可君天下者舜禹一去則天下必亂彼舜禹即不為一身利害計

獨不為天下利害計乎況此又難以夷齊之遜國為律也夷齊當日實有不可立者故雖社稷有所不顧舜禹則無不可立者吾知其必不以一避釀天下之亂矣焦弱侯謂舜禹之避特以徐俟朱均之遷耳此固近於小人見識又謂益之避乃是為盛滿難居如太甲賢而伊尹歸成王冠而周公罷宣王賢而共和去耳亦非當日情事蒙引謂舜禹之避以聽天命之所屬耳亦説得聖人有意於天下了　朱子以益為

求仁而得仁然則舜禹豈求仁而不得仁者乎曰舜禹之避也固以避為仁及迫於天命民心之不獲已則又以不避為仁矣亦同歸於得仁也　薛方山曰堯舜之禪受堯舜之愛其子也此與高中玄之說亦相發明蓋惟使天下與子各不相蒙乃正所以相成也後世有挈祖宗之天下俛焉授不肖之子使不旋踵而為天下大僇若秦政隋文之類者可謂愛其子哉　翼註曰吾君之子主克肖意說

四書脉曰首節只言民之歸賢歸子未露出天字

自昔者舜薦禹於天至下節施澤於民未久皆不當露天字存疑說得最好蒙引淺說即露天字不是

丹朱之不肖節　四書脉曰丹朱至未久此兩段只宜在民心上言舜禹益二句總括上來作過文方露出天字　樂天齋翼註曰兩不肖只不如堯舜便是匆太說壞啓賢少斷能敬承繼就是賢只重敬上帝王相傳心法只是箇敬　按此說最是存疑謂啓賢能敬敬字只在賢字内承繼禹之道作一句讀不是

張彥陵曰通節又當以子之賢不肖段作主為相久遠只帶說　葢與上章又微不同上章是論與賢故多就賢邊說此章是論與子故重在子邊　翼註曰莫之為二句又推開泛說為是作為致是招致　為猶有心致則無心　翼註曰上致字是招意下至字是來意不招自來如未嘗作善而致福未嘗作惡而致禍之類且看堯舜豈以失教致子不肖益豈以薄德致民離心可見莫之致而至

匹夫而有天下者兩節　吳因之曰昔者舜薦禹於天兩節是言禹傳子不傳賢一出於天匹夫四節則言自古傳子不傳賢者非獨一禹以推明之然曰推明只是旁意其正答萬章問專在首二節匹夫節略輕只引起下節意必若桀紂句要得不輕廢意看他語意何等鄭重據口氣只是說自古不有天下者不獨一益言外正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獨一禹葢引商周相類事以推明之葢見禹德之非衰也其子賢為相

不久上文本意只是兩件合説然所重特在繼世一項若繼世一賢則為相者不論久近決無得天下之理自是萬古不易之常道故此專以繼世推明禹益之事而不及為相云　陳伯玉曰匹夫不分有位無位俱是舜禹為相時亦匹夫也對天子言之耳　張彥陵曰二條須連絡説下去匹夫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者若有德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德而有薦者何以

不有天下乎益以遇繼世之君賢耳仲尼伊尹周公
特以為益之例俱不重　又曰天欲與一匹夫必廢
一繼世然繼世必桀紂天始廢之重在苟能嗣業即
不輕廢意因先世有功德於民故報之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節　陳伯王曰相湯以王於天
下說尹有舜禹之德也　按外丙二句有一太甲在
內因太丁卒而太甲尚幼所以有此變通下文自說
太甲顛覆典刑而卒能悔過另是一意若太甲二字

非獨至下文始有也　四書脉曰典刑即仁義　翼註曰自怨是追咎已往自艾是修治方來　四書脉曰下三年連下句讀

周公之不有天下節　唐士雅曰伊尹述其事而周公言其意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客可見文之變幻處

唐虞禪節　徐儆弦曰天無心也唯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聖人亦無心也唯承天以與其可以安天下者

耳堯舜禹總是一般心其以天下與賢與子總是一般事故孔子以一箇義字斷之　張彥陵曰義者宜也繼合於禪可見繼之心不殊於禪之心也禹非德衰明矣　四書脉曰重繼邊　王陽明曰唐虞之世風氣渾朴人情無欲亦不思爭自夏以降則世道人心靡一矣故官天下者即神聖莫議家天下者即中才可託傳賢之變為傳子非聖人意也為世變計也聖人非徒為一家起念也從天下起念也謂繼世為

德衰則不可謂繼世非世衰亦不可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通章以有天下歸之於天然天亦不可知如三代以後德不必舜禹而亦有天下繼世不必如桀紂而亦廢之愚謂善言天者以理為主而不必衡數能如舜禹雖不有天下不失為聖否則雖有天下卒名為亂賊能不為桀紂雖不幸而滅亡不損其賢否則雖世守晏如不得為仁孝讀孟子此章求其可以為萬世法者不可不知此意

伊尹以割烹要湯章總旨　此章樂堯舜之道固是頭腦自辭受取與直到致君澤民皆是樂道作用處然不可以首節樂堯舜之道一句包下數節蓋首節是就窮養處說其樂堯舜之道自湯使人至況辱己以正天下乎是就達施處說其樂堯舜之道　張彦陵曰聖人之行以下乃是餘波而末節復引伊訓為證見得伐夏救民事在所必有則割烹事在所必無吳因之曰孟子辨割烹全把堯舜二字壓倒好事之

口故篇中諸堯舜字面極重須要看葢道莫大於堯舜而尹樂之正見其抱負之大道莫大於堯舜而尹行之正見其事業之偉　按行處亦即是樂處然不點樂字尤高　附吳因之曰耕莘以下五節據孟子口氣原未嘗有窮達二意只是叙尹有堯舜之道而致湯之聘尹應湯之聘而成救民之功既備述伊尹始末如此遂以吾未聞三節斷之言如此正天下豈割烹所能為如此以道得君豈嘗要以割烹人言之

誣不待辨而自明矣伊尹耕莘節言其抱負之大正以見成湯往聘之由須重發尹有以致湯之求意乃是

伊尹以割烹要湯兩節　張彦陵曰樂不是空空想慕直恁沉酣饜饜意思不肯一息放手若非真樂便有厭苦之意豈肯以此上致君下澤民徹始徹終都是這箇物事　高中玄曰處畎畝之中是一耕夫也其孰禄之天下者而弗顧其孰與之千駟者而弗視又

孰與之交際者而不以取不以予乎蓋孟子即其為
人之素原始要終而推其畎畝自處之意有如此者
以著其行誼之峻潔非必有其事也　依雙峰說則
天下固有合道而不合義有合義而不合道者然此
亦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合義即合道矣
湯使人以幣聘之節　觀湯誠否正所以重始進也
觀湯誠否原不差但云託言則便不是
湯三使往聘之節　四書脉曰幡然亦不是感湯聘之

般蓋度湯之必可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於湯也

牛春宇曰幣聘不出不是堅執所守幡然後改亦不是遂變初心涵養既大設施既遠致用自是不苟聖賢出處道理自合如此人謂伊尹前後似兩截人不知總是一箇樂堯舜之道終其身而已

天之生此民也節　翼註曰天之生此民節與上節俱是一時之言　張彥陵曰按斯道即堯舜之道也上以君民分言此單言覺民者蓋為君以覺之也正使

民為堯舜之民處而使君為堯舜之意即在此覺民事業中　吳因之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全不敢負上天付託之意一節俱重天意發揮乃是本旨　耕莘樂道之時即懷覺民之志與夫一夫不被之恥非自湯聘而始有也然此處須切湯聘講方是與耕莘樂道之時不同　湛甘泉曰伊尹天民之先覺覺了便自樂我所覺之道便是堯舜之道非取諸堯舜者以樂於我也我固有之也但係於覺不覺耳　大全

辨卓菴張氏曰尹樂堯舜亦後知後覺如何自謂先覺葢堯舜之道至是而晦尹處畎畝中便已得其致君澤民之道則視堯舜為後視成湯則先也商祚六百載自尹攻牧宮始其為先覺何如

思天下之民節　張彥陵曰思天下之民五句是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實其事總為下文況辱已以正天下者矛一句張本　又曰就天下中舉出匹夫匹婦見一民亦所矜憐直是萬物一

體之心真切篤志如此　四書脉曰被堯舜之澤指
人人覺悟說　吳因之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言其
身任世道真切如此不是言其所任之大　又曰夏桀
無道民不被堯舜之澤者多矣故說湯伐夏以救之
此是故字意　徐自滇曰自唐虞揖讓以來未有放
伐之事故伐自湯始孟子云就湯而說之又伊訓云
朕載自亳則知湯之伐夏尹成之也然尹之本意全
是為救民即欲不放伐不可得此真是唐虞以來莫

肯任其咎者是於民為任德於夏為任罪於堯舜為任道 王龍溪曰士之處世所重全在立志遇與不遇非所論也伊尹只是箇莘野耕夫便以天下為己任蓋其萬物一體之心原切於膚不容自已使其終身不遇亦是窮困的阿衡其聘而得遇亦只是箇榮達的耕叟非有加損也吾人若無此志到底只成自了漢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節 沈無回曰孟子以世之

有大抱負者必不肯為辱人賤行而始進不以正者
未有能建奇績於天下者也此孟子一生得力處亦
其維持人心世道處學者不可不察其微㫖所在
張彥陵曰聖人之行數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潔身
者何獨於尹而疑之專重近與不去上　巢睫子曰
唯有一介不茍之操方能建萬世不遺之業　此又
是餘意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節　耕莘樂道所以致湯之

聘此意在首二節內已有然首二節各自開說至吾聞節方發揮此意出來玩淺說自見因之講首二節即連絡說者非也　劉上王謂此章明說無割烹要湯處只在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二句亦不是葢無割烹要湯意上文已明吾聞節只是發明其所以致湯之知之由耳　此節林註謂猶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意此只解得一要字朱子謂猶前章父不得而子意此是解通節意自不同也不可以此節語氣

與夫子之求之也二句作一例看玩淺說自見

天誅造攻自牧宮節　南嶽氏曰放伐之事湯猶自知有慚德而尹直任之曰朕載自亳膽極大力極雄大約見得極到故敢如此若在形迹上躲閃便是見道未透處　張彥陵曰按桀都安邑而湯都亳亳居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隔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湯伐桀宜從東逕攻安邑乃從下反上升隔而反下趨鳴條盎不掩襲以出桀之不意所謂仁人之師

也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總旨　進禮退義固是通章之骨然不可以本文進以禮三句包下二節也本文只是承彌子事說此與上章樂堯舜之道句一例

張彦陵曰孔子主癰疽侍人葢謂其主之以求進也

又曰癰疽之得君未必如彌子瑕之専即主癰疽寺人未必有如衛卿之可得而於衛於齊之日又未必有桓魋要殺之危乃其拒彌子者如此主貞子者

如彼其不苟主自可想見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節　張彥陵曰孔子主癰疽侍人蓋謂其主之以求進也

於衛主顔讎由節　徐懋齋曰子路豈肯欲夫子之依媢臣哉或者有感於南子之可見而云然也　翼註曰子路以告者子路亦非欲附勢只因孔子志在行道或亦從權如往公山之類耳　蓋子路不知聖人有從權處又自有守經處　按子路以告有二說或

謂子路喜而告者或謂子路慍而告者論集註原不註然無所不可然意此處不必為子路回護子路之視彌子猶其視孔悝也孔悝可仕彌子亦可聽此是賢者辨義未精處似從前說為長　翼註曰前有命專指衛卿之得言後有命泛指爵禄之得不得言

徐自溟曰使夫子得行道於衛不去彌子乎然以彌子而卿也則又安能去之也得卿而不去彌子道猶之乎不行也聖人拈出一命字消了小人許多攀附

之心冷了俗人許多勞攘之心　徐儆弦曰進固以禮矣而退必以義重義邊　愚按不必見偏重盍末句雖就退與不得上說然此處只須平說好　張彥陵曰進以禮三句語意一直說下不是推原到安命上去　按蒙引存疑作推原說似與此不同然其實亦同歸於一也　蒙引存疑以得不得分頂禮義新安則總頂似皆有理且從蒙引　沈無回曰聖人禮義之未盡必不先言安命　按此是餘意　是無義

無命也新安陳氏謂義可以該禮是將禮義合說是深一層解蒙引謂此處只消言義是將禮義分說是淺一層解蒙引是正意

孔子不悅於魯衛節　翼註曰不悅於魯衛指女樂膠乘二事　張彦陵曰微服正是聖人達權處亦正聖人安命處若悻悻自逞便非順受　又曰孔子當阨句最重　又曰提出臣字便見非癰疽侍人之倫

丘毛伯曰彌子瑕之誘孔子也以利桓司馬之刼孔

子也以威若孔子之自處只是以禮以義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節　翼註曰所為主即遠臣所主即近臣也　陸實甫曰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

百里奚兩節　此是戰國時人之言為此說者必謂恥辱之事賢者不妨為之乃是欲借奚以自附會非為奚惜也　張彥陵曰飯牛是百里奚實事伊尹之割烹亦或如

此好事者之汚衊病只在一要字然奚入秦取相之由已無可據故但叙其去虞入秦之由以為下文論斷地反覆辨駁俱在不諫上生出　又曰宮之奇諫句亦是為百里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行然後百里奚可以不諫也叙列假道一段總見虞人黷貨愎諫以見奚之不諫為智不然只消不諫二字已打倒他一生生不得下節賢智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節　張彦陵曰前四段以首

段為主下三段反覆以明其意相秦二段以下段為主上一段弔起以存其案　翼註曰知虞公之不可諫此一知字且不重只是言當其去虞入秦之時年已七十使猶不知干主之汚則非可以少年不經事為解矣斷乎是不智了須如此一氣看下下却轉云然而奚則非不智人也　知默知廢知興三段平看

四書脉曰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并國二十拓地千里是顯君之賢歷康景悼孝皆憑藉先世之威是傳

後之賢干是求用於始進之初成是成就於既用之後　說智處則先以百里奚虞人也一條立案說賢處則上文不先立案此又是文字之變化處　附蒙引曰大抵百里奚亦只是春秋之智士其所謂賢亦猶孔子稱管仲如其仁耳所謂姑取一節者固未暇計其諫之是非也　按此說不是孟子明說其不可諫而不諫矣大全南軒張氏說得好又如後面于忠肅說亦不妨　于忠肅曰使管仲無佐桓一段功業

終有愧於名忽使百里奚無相穆一段功業終有愧於宮之奇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三十二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三十三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總旨　張彦陵曰通章以孔子為主前歷叙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上後明孔子之所以異又歸重智字上

伯夷目不視惡色節　張彦陵曰數段散散說去不必

如上孟一段深一段當紂三句總承上文　思與鄉人處三句翼註曰居常處暫有别　彦陵又曰頑者貪昧無覺以知言懦者委靡不振以守言

何事非君節　吳因之曰何事非君猶云那處君不可事見得一事是君即使之為堯舜之君意也何使非民亦即是使民為堯舜之民意總是見他自任

柳下惠不羞汙君節　張彦陵曰此由立朝說到居鄉上總之是不分爾我不懼世浼之意此正惠之寛處

敦處　翼註曰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是處衆之和鄙寛以量言敦薄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以對寛言故訓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

孔子之去齊節　表了凡曰叙述三聖語無低昂至論孔子處末獨以孔子也三字煞之便舍三聖不可語此意　劉上玉亦有此說　養氣章仕止久速嘗引存疑皆以去就出處分貼此章存疑所解又似不同似當從此章解　徐自溟曰上孟用四則字文法此

處用四而字文法則字内有決斷意而字内有圓活意徐岩泉曰久速處仕四可以處時也四而字因時也合看方見聖心神化莫測處然此處且未可露時字

伯夷聖之清者節 張彦陵曰上文只是叙事至此方斷其聖有不同然清任和時四字從聖字分别出來倒轉便非 張彦陵曰須知是説聖之清不是清之聖 翼註曰四聖字俱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註

中無所雜者四句前二句是言造其極後二句是言無所勉　樂天齋翼註曰此聖字兼知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　程子謂伊尹終是任底意思在朱子謂終是任處多是兩意爽惠做此　王觀濤曰時字根聖人心裏說此心全體太極而時出不窮非如他處時字只以所遇言觀上文清任和三字皆是聖人之德此可例見　徐岩泉曰聖心只緣有未發之中所以有箇中節之和彥陵氏曰時妙於如環者大

德之敦化時乘於各正者小德之川流　四書脉曰註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處且勿用到集大成句方言兼總意　翼註曰聖之時註云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便是集大成意了非上文但言時到集大成句方言兼總意也之謂二字亦可見　此與四書脉原不相妨但翼註是言其理而四書脉則作文次第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　依註則孔子集大成句即就樂

上說淺說直解俱依註講並非借影也　盧未人曰孔子集大成只就時上見之葢變易運用隨時迭出則萬善衆理統會全備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謂之時自其兼之而無不備謂之集　吴因之曰聖德大成何待於集曰集大成者承上三子說來然亦其大處自能包得非必合衆小以為大也　張彦陵曰或曰集大成時說俱止謂兼清任和而成聖非也葢天地古今無所不通帝王聖賢無所不備若只就三子上

說使孔子生於三子之前亦將謂何所集乎　集大成也者至終條理也俱只就樂上說勿夾入正意

󠄀巽註曰聲宣也是死字作活字用始始之也終終之也亦是死字作活字用　吳因之曰金無不聲玉無不振各就金玉之始終有兼總條貫之德非必金玉兩相合而後為兼總條貫也　玩註似只以獨奏一音為小成此當活看　湛甘泉曰書曰合止柷敔是始終以木音其次則紀綱以鼓是革音而此云金石

始終之者何也柷敔以木者一奏始終之綱紀鼓以革者一句始終之綱紀金石之聲之振之者八音始終之綱紀　吳因之曰金聲也者八句先要把金聲也者玉振也者看得重下文智之事聖之事方得力𥁕孟子是把金玉形出孔子須得形容語氣貼之方見意味通暢言金聲不是小可條理那一件不始玉振不是小可條理那一件不終這金玉相宣始終條理兼備正是孔子智之事聖之事孔子智聖直頭便

是這箇豈不為集大成　湖南講曰三子不是偏於一音亦皆八音全具但樂有九成他只得一成而孔子則所謂簫韶九成者借樂來譬只狀得智始聖終而始之能貫乎終樂裏還狀不盡又比之於射　翼註曰智字要見全體意聖字要見全體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　此節聖智平說下節方說聖由於智存疑淺說甚明　張彥陵曰兩事字尤不必泥一節語氣總是唯時故備意

智譬則巧也節　劉上玉曰上節智聖平說此節智譬二句亦仍是平說到其至二句方說聖由於智耳

按巧力即在射上說不是兩層　麟士既云智譬二句直當云譬則射者之巧力也又云已說譬而又說猶者上文射字未出也此自矛盾矣萬歷庚辰程文於智譬二句下先補一段云必知之真乃行之至必造其理斯履其事然後接云猶射於百步之外也最妙然亦本直解及四書鏡　四書鏡曰由射句當先

講聖由於智方得　翼註曰智聖始終亦非真有先後但就一時俱到之中微有開端詣極之别耳　按翼註説得極好大全程子及南軒張氏俱泥始終字因謂此是言學者之事誤矣　劉上王曰朱子云不是無智是智處偏即大註智有未及意虚齋云三子安得有智耶非與朱子背也謂安得兼有孔子之智耳　湖南講曰問三子已是聖人想大段俱已見到只未恰好耳謂何指為邉見答曰既説未恰好怎麽

不是邊見曰果爾則楊墨亦不過是邊見難道也算得聖人曰楊墨乃釋道中之邊見當二氏未興他特具魄力自創一種學問亦非常流但三子乃儒宗正派視孔甘遜一籌楊墨欲與儒教鼎立視孔幾成敵國孟子尊崇孔子故於此或收或擯正統一聖真之意也　湖南講楊以任問智分四德不過一端此何以獨重智答曰兼言四德止是一端單言智則為覺性四端皆得之方靈非此則同於木石所以陽明先

生獨提良知為宗　小註謂聖而不智如水母無蝦

按郭璞江賦云水母目蝦註云水母俗名海舌有知

識無耳目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

物亦隨之而沒以蝦為目故云目蝦

周室班爵禄也章總旨　輔潛菴曰班爵禄之制此先

王公天下之大典也一則以土宇與天下共之而不

敢私一則以職事與臣下分理之而不敢專也　公

天下之利嚴天下之防二意當並用　錫爵詒禄皆

自天子出天子二字固重然亦不必專主尊天子說葢通章之意有不盡然者也唯前公天下防天下二意可以貫通章　焦漪園曰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略一位字極重見得位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禄之大略千百七十五十里字俱重見得禄有一定之制多者不可減少者不可增　艾千子曰此章論班爵禄之制天子權輕自是周之末世事與周初定爵禄之制意不甚相涉以班

爵禄為主則雖上士中士下士庶人在官皆當布置若專以天子為主則止當於公侯二字感慨波瀾而已以斯知作文當平等還題不必鑪錘費力也　按艾說與余前說同余初未見艾說不意其暗合也

翼註曰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通於天下君一位至六等是班爵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節是班禄之制施於天下天子之卿五節是班禄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卿一節則施於天子之國中下三節

則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輕看因庶人之禄而帶言之耳

周室班爵禄也節　張彥陵曰愚按嘗聞其略一語大有關係葢諸侯之敢於去籍也謂之皆去正所謂挾朋黨以行私其意不惟無王而已併欲滅其迹以杜天下之口也然而學古之儒或得於傳聞是籍雖去而有不去者在王制雖滅清議猶存正可以黙持天子之統於不墜矣　四書脉曰只說其略切忌詳字

天子一位節　張彥陵曰天子一位君一位俱提起

天子之制節　張彥陵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提起看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亦是尊無二上之義民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諸侯以達天子即述職意也

天子之卿節　張彥陵曰此節大抵是尊天子而重王畿意　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不有公乎而官不必備則祿宜無定制故斷自天子之卿始　入則為王朝之卿士出則為列國之諸侯此是就班爵中見尊王

畿之意視侯視伯云云是就班禄中見尊王畿之意

附說叢曰受地是受田猶俗言田地也侯田三萬二千畝卿視之亦三萬二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四千畝子男田一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云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則天子畿内方千里六卿八大夫二十一元士等人安得有許多分地說叢自云此條出四書講録不知此何人之書　按先儒之說則所謂視侯視伯者直與列國等非止受田也

蓋天子之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其地自足以給之不必疑也

大國地方百里三節　張彦陵曰禄寢厚而不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禄寢薄而復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　又曰身不能自耕而凖之以禄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後可足以字當味見先王體恤意　又曰問先王時無游民府史胥徒以何人為之以何禄賦之以一歳而更耶或終身充之耶鄭節卿曰其在官則

祿於四郊其任事則止於一年其受代而去則復業於百畝一人去之一人居之令之為吏者乃昔日之為民者也　附存疑曰大國以下三條雖有君十卿祿字然却重在臣上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上故也　附四書脉曰大國三節只重在臣祿上葢君祿已見於天子之制節故也必言君祿者以之為凖則耳　按存疑與睡菴意同皆謬也謂君祿已見於上而不重只重臣祿然則

班爵節所謂君一位者亦豈不重而只重臣爵乎以此例之可見矣　附趙註曰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禄居於君禄十分之一也大夫禄居於卿禄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禄居於大夫禄二分之一也　麟士謂趙註是正說本文是倒裒說此又因存疑重在臣禄之說而益謬者也然則君一位句亦豈倒裒說乎趙註是說大意如此亦未必以本文為倒裒說也此謬則始於麟士矣　總之重在臣禄之說在大全蒙引淺

說並無此論若倒襃之說則又謬之謬者矣　麟士又引讀禮疑圖云與同祿之與猶許也言庶人在官者之祿使得與下士同也此亦即倒襃之說也

耕者之所獲節　李衷一曰昔周先王之班爵祿也王侯國以内外輕重降矣卿大夫士以崇卑大小遞降矣其猶有庶人在官者何也其人起自閭閻畎畝編户細氓之微所以抽揚小善而開其入仕之途其職則極於文法史事猥瑣煩碎之雜所以藏納細流而

廣其器使之路　又曰周家封建井田原相表裏四書脉曰末節發明禄足代耕之義只因上說同禄而未明說同禄之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一節　按所謂同禄之中有不同者葢庶人在官雖云與下士同禄然下士之禄無差而庶人在官之禄有差此其不同也非指九人至五人之不同也　小荀子曰古之禄也備漢之禄也輕夫禄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禄乏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康者匱而貪者豐也

夫豐貪生利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　漢袁宏曰夫百人聚不亂則散以一人為主則治矣有主則治無主則亂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總而君之則王者之權定矣

敢問友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論交友之道只是一箇友德而不可挾本文友其德也一語是通章大綱而末節把尊賢貴貴並言正見得尊賢之義同於貴貴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費惠晉平帝堯正以古

之不挾貴者立箇尊賢的樣子不重分人之優劣

孟獻費惠晉平無優劣若堯與三人則自有優劣但

只要見雖天子亦不挾耳故云不重在優劣　翼註

曰賢即德也

敢問友節　萬章一問似因孟子友諸侯而發不是泛

問交友蓋疑友是敵體之事上下不得交相友有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意如此說則與孟子所答

合與下文交際等章亦仍一類　癸卯三月　四書脉曰長

以齒言貴以位言兄弟以勢言　張彥陵曰按友德
從不挾生來然世惟能不挾者方可與論友世惟能
以德為友者自不可有所挾兩意自相照應　又曰
挾不是挾以驕人只一念自負能下賢之意便是挾
徐儆弦曰有而不居之謂謙有而自持之謂挾無
而不居道其實耳非謙也無而自大乃狂妄耳非
挾也韓子曰何所恃而傲則挾者皆生於有所恃者
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五節　張彥陵曰惠公不敢𬒈王順長息於師友之列正是尊子思顏班處假令濫然師之友之得無絳灌為伍之羞乎哉此句不重却要與他斡旋　又曰初舉孟獻子次舉費惠公次又舉晉平公皆見其能友士不挾處然非以天子而友匹夫不足以見友道之極故又把堯舜立箇様子　翼註曰然終於此而已以下亦不甚重引平公還是取其不挾意但微致不滿意耳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總旨　四書脉曰此章以事道二字為主意孔孟之時侯王不覲若過為峻厲天下終無可交之人吾道如何行得故孟子受交際之心就是孔子從獵較之心無非委曲為行道之兆論交際處要時時顧為道意思始得非區區在交際上論也

此章辭受是主出處是賓不為已甚是主事道是主中之主

敢問交際何心也兩節　吳因之曰交際何心之問便

道是未必好心孟子曰恭也便道是一團好心此雖開端之詞便已各露大意卻之卻之為不恭亦要藏欲卻意言卻之未為不可何故便道不恭尊者賜之五句須要說向心上去見卻之卻之者他念頭來得不好故以為不恭耳　張彦陵曰何哉語氣承恭字來章之意以為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卻便為不恭此是疑其當卻意　又曰交際即暗指諸侯說恭以致餽者言不恭以卻餽者言卻之為不恭泛

就别人說他如此以是為不恭就即卻愧者自家見得如此　兩箇不恭似俱兼人我　附劉上王曰卻之卻之卻之卻之堅也

請無以辭卻之節　張彦陵曰孟子始言弗卻正恐託之於他辭亦未免有心計其不義處而章顧欲以他辭掩其心卻畢竟何須如此引孔子作證只是申明上節不須卻之意不必以不當卻不必卻分疏　四書脉曰交接照取字看不必計昔之取者何如但看

今之交者接者何如

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節　張彥陵曰引禦以為例只為下文諸侯猶禦句埋脚亦可受禦句是倒跌語不是疑詞　翼註曰衍文十四字趙氏說以辭字應教字以周字應康誥字亦細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節　張彥陵曰猶禦數語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　又曰予以為有王者五句不是為諸侯分觧只是原理原法見得諸侯

非禦得之貨不害爲可受耳法與義雖是二項却相
承說言以法而例論之固未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
方似於盜若從常論之畢竟諸侯不是盜也　翼註
亦如此相承說達說謂二段平看者似非　玩淺說
則又似以下段推原上段之意言王者所以不比而
誅之者何也由義有不可一槪論者也亦拘　張彥
陵曰按取非其有二語舊解只作虛虛論理之詞不
著諸侯身上不知此二語正指定諸侯說若曰夫謂

諸侯之取非其有為盜者乃充不義之類直到義之至精至密處來論　徐自溟曰義之為理至密故君子以之律身也不可不嚴義之為用至活故君子以之律人也不可不寛　四書脉曰獵較魯之舊俗孔子亦獵較只是隨魯去獵較不禁止他講獵較須見是取物不以禮者方與受賜有關若但云同俗覺不切

然則孔子之仕也節　張彦陵曰非事道與句根上文

獵較生來且渾渾說　又曰先溥正以下俱是說孔子委曲以事道之事為之兆也五句只重不可行而不為悻悻意不重決去意　翼註曰下正字亦即帶溥字言不可另作一句言不以四方難得之物供此簿之所正者　四書脉曰兆足以行而不行非是不能行其兆盖兆既行則知吾道有可行而又不能大行其道則是知而不能行而人終不足以有為故不得已而去之速也未嘗終三年淹是又因魯事而概

其所仕之國不輕留也　翼註曰為之兆也不專指正祭器事凡三月内大治所行者皆小試行道之端意葢當時疑夫子之道當年莫究累世莫殫畏其難行使孔子因獵較一事不合而即去則人終不知聖道之果可行終覺其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矣故不去而留身於魯正欲以其隨試輒效者示人以吾道可行之眹兆也譬如醫者初至病人之家病人未知信從鍼石難施且略施湯熨治愈一二標病使信我

有手到病除之驗方可漸次施功要會此意　吴因之曰孔子之仕也一節有三問三答却下二問即足首一問意下二答即足首一答意曰事道奚獵較見獵較非事道也曰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見無妨於事道也曰奚不去見行道之難如此何故不去亦疑其非事道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不行而後去亦見其為事道也大抵萬章終以為非事道孟子終以為事道此一節大旨　又曰孔子之

仕一節總是見為事道然就中細看亦多少委曲婉轉不為已甚之意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節　通章以交際為主上文即獵較以明交際之不必卻此節合孔子生平之仕以見交際之不必卻際可是主行可公養是賔　張彥陵曰按此節見行可之仕不過即獵較以明受餽之意而際可公養正是諸侯之交際正與交以道接以禮三句互相發明　四書脉曰見行可亦是委曲之事

不可說得太好　吳因之曰謂之見行可者謂其道略有可行即便仕了不必求全責備　翼註曰際可公養俱是萬一其道之行俱是事道　按行可際可公養不可說得太好若說得太好便與下桓子靈公孝公不對鍼須說得有分寸　張彥陵曰論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局乃孔子在當時則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若是孚委曲以行道則令諸侯茍善其禮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見

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必固卻以絶夫行道之機此孟子願學孔子處　季桓衛靈衛孝即令之諸侯一流也而孔子所謂見行可際可公養即在乎此然則豈爲已甚者哉此三段須得此意不是空空證據

癸亥三月　此節是歷舉孔子生平仕進之跡以結上文之意見行可應上仕魯際可公養應上交際見行可是賓際可公養是主三句合看又有一層委曲一層之意

仕非為貧也章總旨　張彥陵曰蓋因當時之仕者居尊享厚而不行其道徒藉口貧仕以自解故發此論言欲貧仕則當辭尊富矣欲居尊富則當行道矣故首曰仕非為貧也末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二句最為相應講此章須得此意不可徒為貧仕致詳也　艾千子曰此章為亂世之君子而言也度天下必不能用我立人之朝而道不行只得為貧而祿仕　翼註曰重不茍祿上方見權中之正　吳因

之曰通章口氣云為貧者道既不行必辭尊富居卑貧安抱關擊柝易稱之職如孔子委吏乘田可也何也位卑則無行道之責立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為貧既不在行道必當辭其有行道之責居其無行道之責者此所以宜辭尊富而處卑貧也須得他言外意見仕既為貧復居尊富是有行道之責而非無行道之責者比矣寧得竊位茍祿也哉尹註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必欲以行道要玩

仕非為貧也節　張彥陵曰仕非為貧也句宜重看言仕果徒為貧乎哉非也有時乎為貧亦其出於不得已耳則其非為貧也可見　直解於首節即照註露行道意　翼註曰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不是兩事附劉上王曰註仕本為行道行道二字宜虛含以在末節故也

為貧者節　張彥陵曰居貧二字是祿薄與為貧之貧不同

辭尊居卑節　翼註曰惡乎宜乎句是卑貧中又要擇所宜居葢此時方道與時違凡有行道之責者皆做不得恐涉苟禄也唯如抱關以司出入擊柝以司晨昏吾但二事克盡便不為苟禄了即使朝廷昏亂生民阽危都與我無干矣如此方處之安也亦不限定此二官只是舉例之辭　按翼註講抱關擊柝與蒙引說約不同　焦漪園曰抱關擊柝是一事關所以禦暴而守關者莫重於夜柝故易有重門擊柝之説

然亦不必泥只是舉此為例見不苟禄已爾

孔子嘗為委吏矣節　張彦陵曰兩曰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　四書脉曰會是總計計是分計　翼註曰玩而已矣三字其意若曰令吾之職不過如此而已外此别無行道之責所以可居也新説作亦不敢曠其職似高但於而已矣字不醒　按不敢曠職意自在言外唯其不敢曠職所以必擇易稱之職也　吴因之曰要看稱職與行道所以異處蓋職大小隨在

皆可以自盡道必大行須事成康濟乃謂行道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道不行　按此說得稱職與行道分明若如四書脉謂稱職便是行道如為委吏則會計當便是道為乘田則牛羊茁壯長便是道為貧之中仍不失行道之意則合為一件了以此作旁意則可若以此正貼本文則非矣

位卑而言高節　莊忠甫曰位卑而言高者心雖自信無他而不能解於僭越之議故無隱愧而有明罪立

本朝而不行道者術雖可以保位而不能逃乎衾影之慚故無人誅而有私恥　翼註曰位卑而言高言字不但口說便有干預意　又曰道不行不必是無才德但只沮於時而不行便有苟祿之恥　蒙引爲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不當與上文作對仗者謂不當與上文數節作對仗也若對位卑而言高罪也看則仍當作對仗矣大全新安陳氏末一條似將末句與上數節作對仗此蒙引之所譏也　真西

山集卷十九云四事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溝愚按此二語可為此章末句註疏

士之不託諸侯章總旨　此章通義鄱陽朱氏曰此章明辭受之義吳因之曰士止受餽而不受賜就是受餽亦須餽送有道乃肯受之不然將如子思麾諸大門之外矣通章大意是如此依此二家則通就士之自待上說矣翼註則曰前三節士之所以自待後三

節君之所以待士此本於大全新安陳氏而紹聞編說約四書脉皆主之按二說皆未妥蓋謂此章通是明辭受之義則末一節無著落若以後三節為言君之所以待士則子思之事未嘗不是士之所以自待大抵此章總是言士之所以自待與君之所以待士不必分某節為士之自待某節為君之待士或就士之自待言而君之待士者在其中矣或就君之待士言而士之所以自待者亦在其中矣　問末節似不

見得士自待之意曰士之自待正當以舜為極若區區餽送有道固非士之所志也

士之不託諸侯三節 四書脉曰章以餽即託故因其不可託而疑其不可受 又曰章又以賜即周故因周之可受而疑其賜之可受 張彥陵曰此三節重無常職而受賜為不恭上即託諸侯之非禮便暗含此意在 君之於氓也二句内已有賓師之意了言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况在賓師乎明有可受之理也

不必照往役義也之例　陳大士謂有以上之賜為重而妄受之者有以上之賜為輕而妄受之者妙

彥陵又曰其不欲受賜於上正是不託諸侯處若曰託則比君賜則比臣便岐作兩層矣不恭即非禮意

翼註曰按託餽賜宜辨餽無常數賜有常數註已明若託與賜亦相近但託是自我而託乎彼其意倨故曰不敢以名分言而不敢上同於君賜是自彼而賜於我雖不嫌倨亦曰不敢者以職分言而不敢混

同於有位之臣

君餽之則受之節　劉上玉曰子思不悦自是為使已拜受之勞然此處且含糊説去方有下節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句地　張彦陵曰問子思標使不受何以必於卒也焦漪園曰前此還望繆公之悔悟卒之一字可見聖賢發之不暴處稽首再拜聖賢終是何等氣象　四書脉曰摽使只是不納於内非逐去之謂　陳伯玉曰悦賢不能舉數句意且虛

說下二節纔說明　又不能養也內兼亟餽無餽兩意

敢問國君欲養君子節　張彥陵曰章疑不餽既不可而常餽又不可然則人君致餽於賢者必何如而後可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子思三句是推當時卻餽之意以見所為養賢之道

堯之於舜也節　吳因之曰繆公兩節不重貶繆公之

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悦賢之極　焦漪園曰養君子者須以堯為法為君子者亦須要法子思與舜若是俛首帖尾僕僕然利其豢養之私則君亦犬馬畜之而已矣故秦漢而下士賤君肆者正以士大夫急於利祿而上遂持此以驕天下士也若子思者其可得而驕之哉

敢問不見諸侯章總旨　此章只重士之所以自處而

君之處士只帶說玩總註可見　然則上章疑亦當如此

敢問不見諸侯兩節　四書脉曰不見諸侯兼未名不求見既名不往見　翼註曰章旨不重守分只在自重上發揮　玩淺說則自重安分二意兩節內俱有不必以庶人不敢見於諸侯為安分以下文為自重作如此分別

且君之欲見之也節　附存疑曰且君欲見之以下兩

曰字皆是孟子自設問答　按淺說趙註皆以上一曰字作萬章答語　張彥陵曰多聞與賢共在一人身上說

繆公亟見於子思節　張彥陵曰豈不曰以下是孟子推子思之意埀重在以德上千乘以下是就上文斷之已放開一步曰況可名與則是回顧名之則不往見之處勿粘子思繆公看　按德位不平子思因穆公重視位而輕視德故其意全重在德二句是開合

法

齊景公田兩節　翼註曰虞人是旁證終對子思不過兩段引證歸重而況可名與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二句餘俱輕看　張彥陵曰通節以虞人為主備言之以明旌之不可概用　四書脉曰須云招虞人唯以皮冠自虞人外庶人不過以旃士不過以旂唯大夫然後以旌旌豈可以招虞人宜虞人之不往也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節　註以不敢往不可往為說此亦是分言之耳若合言之則不可往即不敢往觀上章及此章說士處多用不敢字可見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節　張彥陵曰所謂道即禮義是也引詩只重君子所履句發明上文唯君子三字

翼註曰義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禮有節文如門之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主出處然出處尤其大者　引詩註以為專證能由是路之意不及

禮者葢舉此以見彼也與畏天之威一例四書脉講

君子所履兼義說與註不同

孔子君命名節　焦漪園曰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也為士時則以不赴名為禮義居官時則又以赴名為禮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名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是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也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而相律乎

一鄉之善士章總旨　張彥陵曰此章廣友善之量不

徒盡應求於一世尤當印契合於千古重後節總見善無遠近古今之隅故取善亦宜如此吴因之曰君子度量要高闊心胸要廣大就使由鄉國而進之友天下猶當尚友古人豈有盡頭止足處若把天下後世平看便不得一步進一步光景便不是萬古人豪度量　此章廣友善之量一步進一步是正意進善無窮故其取善亦無窮又是其中小意思取善無窮則其進善愈無窮又是其言外意須分別

一鄉之善士節　張彥陵曰三斯字不可作當字看又不可作彼自來友我蓋友字還是我去友彼但先能進善則氣味相投一求便合耳此是應求的道理

以友天下之善士節　丘瓊山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君子直見得善通宇宙無窮的道理然則以尚論古人為足乎須知尚論古人處溫故知新日日體研時時紬繹何時而足也子以友千古之善亦為未足終身只此無窮念頭　此頌讀在友天下之善士

後亦不是尋常頌讀　頌讀與論世不是死活之分
乃是虛實之分頌讀內已有活法在矣　張彥陵曰
論世亦在詩書頌讀上審究只是教他於頌讀時加
一段揣摩工夫不離詩書又不泥詩書　附翼註曰
論其世只是論其世不必添行事之迹四字葢欲知
其人宜先知其世論堯舜之世便當揖讓論湯武之
世便當征誅　按此意在頌讀內亦有　李卓吾曰
今世士人亦頌詩亦讀書亦曰論古人然非論古人

也乃譏評古人也甚之滅裂古人也於古人無損於已無益　頌讀如今看人的文集論世如今看人的列傳但就頌讀時亦可想見其人亦是論世不必拘

翼註曰觀言考行不平觀本文不知其人可乎一句側重考行為是　或疑尚友古人自處一鄉時便當如此非必到友天下而後友之也此疑固是然謂之尚友不是小可須心與古人為一方可謂尚友此非一世之士所能也　張爾公諸家辨曰孔子論師

不離三人孟子論友進求諸古廣狹何懸殊至此須知善取友三人中亦有古人須讀不知人我自我古人自古人於已何益　蒙引謂此章槩主成德者言極是即雙峯所謂進善無窮已故其取善亦無窮已也若雙峯所謂取善無窮已則其進善亦無窮已乃是說言外意非以進善無窮已兩句貼上節取善無窮已兩句貼下節也

齊宣王問卿章總旨　彦陵氏曰此固是論為卿之道

然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寒驕主之膽蓋慎諫之朝
自謂權可自恣威可自逞然一不聽而致使重臣操
易位之議忠臣萌去國之思豈人主之利哉然則人
臣進諫之道若何曰積誠以感動盡力以匡扶然則
人君聽言之道又若何曰轉圜以掐美虛已以受善
齊宣王問卿章　翼註曰問卿還是問為卿之道　樂
天齋翼註曰同姓之卿其權重其情戚原有宗社之
責者故大過則諫不聽則易位蓋以宗社為重君為

輕故行權異姓之卿其位尊其情疎原是以義合者故有過便諫不聽便去葢以道為重位為輕故守經

四書脉曰既謂之卿須有格心工夫格心不得又須有斡旋調護工夫心力盡竭無可奈何方盡反覆之義到此不聽田地天命已離人心已散我雖不易天下人人起而易之矣易之不但全我國亦全我君也天命人心到此非卿一人所能為者去則尚有兾君悟而圖復之意非漠然不相關也　或引父子不

責善之例謂必大過方諫者謬且父子不責善亦非止諫大過之謂也　管東溟曰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以驗其善養浩氣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此可以驗其足用為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三

四書講義困勉録卷三十三